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三十五

崑山顧炎武寧大興
成都龍萬壽堂刻

山東古兗青徐之地視秦在太行山之東故稱山東然
孟曰東夷周曰河東秦漢以下曰東秦曰東郡宋曰京
東其爲東方之國舊矣嘗觀古輿地圖青州東距於海
西至於岱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徐州北連岱境南
通長淮實今六郡之全境云或曰漢晉以來或稱山東
爲兗冀何曰先王疆域紊亂史傳訛也禹貢冀州旣
載壺口治梁及岐旣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底績至於
鶴漳自今觀之有一爲山東州縣否乎又曰濟河惟兗
州九河旣道雷夏旣澤灘沮會同桑土旣蠶是降丘宅

土其貢賦則浮於濟漯達於河今九河故道多在濟南境雷澤在濮灘沮在蒙泗桑間濮上實惟桑土濟漯達河斯爲達冀兗冀疆界固自明也而欲援冀爲山東豈不謬哉或曰今兗州與古兗若何曰古之兗兗也今之兗徐也合徐兗而治之也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爾雅曰濟東曰徐州蔡氏所謂岱陽濟東是已故今之兗合徐兗而治之非古兗也周禮河東惟兗州山曰岱藪曰大野川曰河涕浸曰羅灘攷其疆域視禹分土之時亦已不同故禹佐舜治天下兗徐各置一牧周并徐入屬青又分青入兗自濟以南皆屬焉自周公封於曲阜伯

禽爲魯侯遂主泰山之祀故夫合徐兗而治之者昉諸
魯之受封也或曰今青州與古青州若何曰古青州合
登萊濟南地今青州特古青州之一隅耳禹貢海岱惟
青州隅夷旣畧濰淄其道又曰萊夷作牧是已周滅商
以營丘封太公望爲齊國齊務兼併遂奄有青土秦滅
諸侯置爲齊郡青州尙未分析至漢始分青州西境爲
濟南東境爲北海齊瑯琊千乘東萊丘郡而古青州之
域不可復攷矣曰青州何以謂之齊也曰通考云齊在
天中猶腹臍也漢志曰齊所以爲齊以天齊淵故也然
漢志之說近之矣或曰青兗齊三州風土何以異曰青

東方也居少陽其色爲青生生不已也堯之爲言端也信也陽精端端故其氣殲殺也徐之爲言舒也有舒緩之義焉自古觀青堯徐風土之異而山東六郡之政理可圖矣

吾嘗攷六郡封域辨其物土民性之殊西北爲濟南其治爲州四縣二十六其域爲青堯其名山爲岱岳爲徂徠爲梁父爲華不注爲長白爲玉符爲鬻爲宮爲原其巨浸爲濟爲濊爲汶爲瀘爲清爲巨合其地濕沃其民豐聚其利金銅其穀多稻正南爲兗州其治爲州四爲縣二十三其域爲徐堯其名山爲龜爲蒙爲鳧爲繹爲

嶺爲陪尾其巨浸爲沂爲濟爲洙爲泗爲汶爲沚其利
原衍其民遜讓其利絲續其穀宜四種正東曰東昌其
治爲州三縣十五其域爲兗其名山爲荏爲陶爲歷其
巨浸爲漳爲衛爲濮爲瓠子爲鳴犢其地平阜通津其
民饒庶其利紬續其穀多黍麥北曰青州其治爲州一
縣十三其域爲青其名山爲沂爲瑯琊爲雲門爲蒙陰
爲朐爲艾其巨浸爲淄爲澠爲沂爲沐爲時爲巨洋其
地險阻其民濶達其利鐵陶其穀多稻麥東北曰登州
其治爲州一縣七其域爲青其名山爲丹崖爲石門爲
羽爲成爲之罘爲岬嶧其巨浸爲青洋爲大沽爲密爲

澤爲昌其地僻遠其民朴直其利海錯其穀多稷菽正
東曰萊州其治爲州二縣五其域爲青其名山爲大桂
爲大澤爲不其爲勞其臣沒爲沽爲丹爲膠爲灘其地
剛鹵其民敦本其利鹽鐵其穀多稷菽是故以同貫利
以齊好惡設牧各効其能制貢各因其有正俗各導其
趨齊之強富魯之禮教庶幾可復焉其爲海岱名邦詎
不信夫

夫海者百谷之王而萬水之宗也山東三面瀕海登萊
二府島嶼環抱其在青濟則樂安日照濱州利津霑化
海豐諸境皆濱海爲界稱渤海云說文曰東海之別有

渤解故東海稱渤海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
塘歸塘者卽莊生所謂尾閭也初學記曰北海之別有
瀚海瀚海之南有渤鞮海則北海亦通稱渤海矣又東
方之極自碣石通朝鮮諸國直抵扶桑一望汪洋浩瀚
涯津無際外控夷落內衛中夏則山東形勝實稱險絕
昔人謂齊得十二又豈直爲兵車卒乘之富耶博物志
曰海中有蓬萊方丈金銀宮關仙人所集十洲記謂東
海中五百里有不死草返魂樹此固秦皇漢武所以從
其侈心求之而不得也顧其說雖荒唐不經然觀登萊
海市樓臺城郭人物旌旂之狀成於瞬息千態萬像而

不可摹寫則海中靈鬱之氣洩而爲奇怪瑰偉之物固亦理之所宜有也至於禽魚木石之產金錫鹽鐵之利珠璣鱗甲之珍民實資之則海於東土其利固甚博哉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於濟漯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山東漕運其昉於茲乎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挽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郡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原歲不過數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山東咸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人五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

由定陶至青入河徐州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
堽城作斗門以遏汶流益泗漕以餉邊衆而漕渠閉矣
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清利津諸河入海旣
而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挽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
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顏始勸海運興
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
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衛名會通河夫汶水自古東
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人
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
世海運不能廢也 國朝初給餉遼東海運如故永樂

徙都於北亦嘗行之後尚書宋禮等復浚會通河於是
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湮廢夫河漕誠利矣
然泉源壅塞有疏浚之勞堰閘蓄洩有供役之煩徐呂
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
者海運其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
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海運以成功也皆不
可廢也天下之事居常者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
緩急達乎其勢而已矣獨漕政爲然哉

形勢

論曰夫古今之勢不同強弱之形亦異今之山東視古

東秦拓地無慮數十里長城巨防穆峻無棟昔之所謂
關隘者今皆爲甸邑矣然而潢池少警望風瓦解雖有
險固莫之或支豈形勢之在今者果不足恃哉蓋嘗攷
之春秋戰國之時承以太公修政之餘繼以桓公之取
威定伯民賴休息行伍充盈故齊地不下七十餘城而
臨淄一邑帶甲已至二十餘萬蘇秦所謂連衽成帷揮
汗成雨者是已國勢如之何其弗強哉楚漢之世齊猶
稱伯自王莽之亂山東盜起青徐首難旣而黃巾煽禍
侮岱騷然民塗炭重以石勒慕容超之殺戮金元之
竊據齊地荒涼削弱泊焉不振固其宜也 國家承平

百餘年休養生息濟南東兗頗稱殷庶而登萊二郡沂
濟以南土曠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萬一有如正德中流
賊之警豈非有國者之深慮哉昔人有言土地軀幹也
人民精魂也精魂完而後軀幹固此地利所以不如人
和也雖然設形勢者必稱要山東山東要害之地凡五
臨清南北之咽喉也武定燕薊之門庭也曹濮魯衛之
藩蔽也沂州徐淮之鎖鑰也登萊邊衛海東之保障也
守咽喉則齊右安固門庭則渤海靖謹藩蔽則河東固
嚴鎖鑰則南顧無憂慎保障則倭奴殄悉五要守而山
東可安枕也山川險絕又烏足道哉

風俗

論曰余觀齊俗敦厚濶達其敝也或失之舒而緩侈而麗魯俗忠信重禮其敝也或失之嗇而固矯而競曹衛楚宋之間剛武尙氣其敝也或失之勑悍而輕剽載籍所傳不可誣也以今山東列郡觀之迺不盡然大較濟南省會之地民物煩聚兗東二郡瀕河招商舟車湊集民習奢華其俗也文若勝乎質青登萊三郡憑負山海民殖無鹽以自利道里僻阻商旅不通其俗也質若勝乎文孔子所謂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者又不可執一以例今之俗也乃若六郡所同者士大夫率多懷義質直

侃侃明達如班固所謂好經術而矜功名杜牧所謂多才力重許可能辛苦者其風至今不衰其小民力於畊桑不賤商賈喪葬有序不泥風水鄉黨歲時舉社會貧富相資有藍田鄉約之遺風此則山東風俗之近古者文之以禮樂豈不足以復齊魯之舊哉蓋嘗論之風也者相觀而化者也俗也者相習而成者也化趨於善者難乎成而習狃於惡者不易變是故以康叔忠厚之貽不能保叔世無桑濮之靡風以晏子之敝車羸馬不能使當時變綺麗之侈習齊不嫁姑而後乃有長女不嫁立巫鬼以主家祀者魯焚巫尫而後乃有袞棺曳尸打

旱骨以所雨澤者雖至於今尙有之傳曰周之興也商民先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先變一日侈之而有餘言趨善之難也又曰齊太史之守官尙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禮周孔之澤深矣言遺化之當崇也任理民之責思易今俗而返之於古者曷亦知所務哉

物產

論曰山東物產豐饒甲於天下其用之廣而利之溥者惟鹽鐵乎粵自管仲相齊實興厥利仲之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舉

兵故當時鹽鐵之征雖少男少女之所食一鐵一刀之
所用無弗筭及卒能以一國兼二國之籍者六十萬人
而常籍不預焉及觀其立法不過稅之而已鹽雖官常
自煮亦權時取利之計鐵則官未嘗冶鑄也自漢武帝
用桑宏羊孔僅領之乃官自煮鹽鑄鐵鹽官二十八羣
而山東居其七鐵官四十羣而山東二十二元鼎中徐
偃奏膠東魯國聽民便宜鼓鑄御史大夫遂得以矯制
劾之昭帝時賢良文學之士請罷鹽鐵與大夫桑宏羊
極論利害大夫曰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
文學曰王者不蓄藏富於民大夫曰豪人擅用專利恐